

開放文學－社會奇情－歌浦潮

第六十四回 出奇謀保險縱火 演迷信花會求金

前回單述荷生的家事。看官們久居上海，或著知道旁的人亦有與上文相類的事情跡，切不可因疑似而加以附會，強說作者隱射此人。要知道利之所在，人爭趨之。休論別人，便說作者自己，現在正言厲色，道人短處，一朝有了這相等機會，權宜一下，便可得十萬八萬好處，也未嘗不可做一個大丈夫能屈能伸，弄得錢到了手再說。這是一定之理，說句笑話，妓女死後，有數萬金遺產，別說買一個期服夫，就是不孝孤哀子承重孫，也有人肯做，所惜這種機會，不可多得罷了。荷生等適逢其會，萬不能笑他們沒有廉恥，卻先要把天下人心正一正，才可講這句話呢。聞文少敘，再說錢如海受了老榮一千塊錢孝敬，才一過手，就給他女兒設計哄去，固然是天理循環，但如海卻也很佩服天道無差，他想一個人破財，都是老天注定的。即如我這番不該破財，自有那姓華的上門尋我。本來這筆錢，須和俊人均分，偏偏俊人搭架子，不肯答應老榮，竟讓我一個人獨享其利。恰遇秀珍失了金剛鑽，這筆錢剛巧夠數，不然就使和俊人二一添作五的對分，拿了他五百塊，自己還得貼出五百元，這樣豈不要破財麼！可見得一個人的財運，自憑著天公指派，分毫不容假借。不過自己屢次遇著難關，都有那不可思議的機會，將紙老虎牢牢保護，沒一次被人搗破。現在虧空愈多，外間的臭場面，也格外大了，這倒不知究竟算是天意，還算人力？若說天意，將來天公非給我掘幾個大藏，發幾回橫財，彌補不了。如其不然，此時老天雖很像照顧我似的，其實暗下卻害了我。因我最初的時候，不過數千金虧空，後來被我設法渡過難關。這虧空之數，也逐漸推廣，自數千至數萬，又至十餘萬，現在我把保險公司的股款，挪用了三十餘萬，雖有一半抵當，奈馬上又有難關將到，這難關若渡不過，不但半生名譽就此斷送，而且一世辛勞，也只恐付之流水。

皆因別人的難關都在臘尾，他的難關卻在正二月之間。你道為何？原來他做那富國保險公司總理，大權獨掌，一切辦事人員，都由他自己僱用。而且總權又在他最心腹的杜默士手中，所以公款雖被他挪用了三十餘萬，但公司賬簿上卻一點沒有虧欠痕跡。無如數目太大了，若遇細心的人，仔細稽核起來，可就有幾筆劈空存款，明顯著不盡不實有破綻。如海原不怕什麼人，所為這股份公司，比不得個人所有。總理之下，還有協理。幸虧這協理魏文錦是有名的糊塗蛋，一切事務，都推在總理身上。他自己月下提燈，空掛著這個名兒，如海也落得替他分勞，暗下卻可指揮無礙。所以雖有協理，如海只當沒有他這一個人一般。至於俊人等的董事，更不過裝裝幌子而已。如海對於這幾個人並不懼怕，卻怕那施勵仁、詹樞世二位。他二人乃是股東公舉的查賬員。

在別處公司中，雖也有這查賬的名目，大概都由總理做好賬略，送給查賬員蓋櫻查賬員不過草閱一遍，也不管這筆賬曾否收入，那筆賬是否付出。能得如此，已算仔細的了。有班大意的，竟連目也不過一過，糊裡糊塗加上一個圖章，日後報告冊出來，便有查賬員某某等相核無誤的戳記。這已算得時下股份公司的刻板文章，如海未嘗不知，何以他又要懼怕施、詹呢？皆因施、詹兩個，如海曉得他們都是康公館門客出身。做門客的人，沒一個不是精細絕頂，眼皮兒上都能講話，善於趨奉主人的意旨。這施、詹二人，更是其中出類的人材，所以才能得康中丞歡喜，提拔他們做礦務總辦和電局委員，這是一定之理。現在眾股東推舉他們為公司查賬，如海雖和他們相識已久，但不過檯面上往來，所謂酒肉場中無知己，連他二人的脾氣也還未摸清楚。而且查賬手續，自富國公司創辦以來，還是破題兒第一遭，難說他們不想討好股東方面，認真查核。若糊裡糊塗，當他們與別處公司中大意的查賬員一般，毫無準備，倘被他們看出破綻，責令交出這幾筆存款，一時措手不及，如何是好？故他年底一關，許多賬目都由他一個人肚皮裡想出來，命賬房先生照寫上去，做得完完全全，一絲不錯。現在正月內依公司章程，須有詳細報告書通知各股東，這報告書的原本，還須交查賬員施勵仁、詹樞世與各項簿據查該一通，憑他二人蓋印簽名，查對無誤，方能發生效力，照本印行。如海所謂難關，便在此小小一冊報告書上。自己不敢大意，打算將脫空之錢，弄個抵頭，能夠腳踏實地，便不怕什麼人查賬了。

無如想來想去，主意雖有幾條，都覺不十分妥當。自知這件事非找他的參謀長商議不行，當下便去尋那參謀長。這參謀長不是別個，便是如海的舊伙杜鳴乾。現在如海將藥房經理之任卸給了他，出納都由他一個人掌管。不消說得，這位杜先生早已和尚拖了辮子，比當初得發多了。此時正在藥房經理室中踱來踱去，一個人私下划策，想目下臭藥水外國到的很多，價錢頓賤，皆因此物銷場，在夏天最大，所以現在冬天討價便宜，也沒人過問，我若殺殺他的價，一統買了下來，留到夏天賣出，一定可以賺錢，只愁銀根兜不轉。恰巧昨天香港開來一條船，據說那邊有鼠疫發生，我們行仁醫院中，昨天也有一個廣東人投院治病，經黃醫生驗得他的病，很有些兒同鼠疫相仿，我何不借此為由，布他一個謠言，說香港鼠疫，現已傳至上海，一面將市上所有的臭藥水，一併搜括乾淨。上海人性命最為寶貴，此信一傳，一定家家要買臭藥水澆洗，現貨既在我一人手中，更可高抬其價，準能夠大大弄他幾個錢兒。設或謠言傳不開去，買下臭藥水，竟沒銷路，大不了吃虧幾個拆息，留到夏季再賣，決不致蝕本。倘慮銀根兜不轉，好在有錢老闆的保險公司，存銀充足，數千上落，不妨向他那裡調頭，不然，就把臭藥水到他那裡去做押款，橫豎自己人經手的事，容易辦，別人押款，須照價打一個六折七折，我何嘗不可押他一個十足呢。正想問，如海來了。鳴乾便將這件事同他談起，如海笑道：「這個小事，你且丟開，我還有大事同你商量呢。」

鳴乾曉得如海將藥房托他經手之後，已許久沒親自到此來，有事斟酌，也不過著人喚他前去。今番卻御駕親征，心知必有緣故，慌忙振刷精神，洗耳恭聽。如海即將目下富國公司將近查賬之期，我在裡面挪用的款子，原購不過你，皆因從前你我所做的一百箱大土空頭，是椿冒險手段，倘若穿繃了，可不免被人指為翻戲，準定吃官司收常因此我日夜提心吊膽，急欲將這裡頭的手續弄清楚。現在押在外面的棧單，陸續到期，我本打算將後進的橡皮股票賣出，贖回棧單。無如這些股票自買進至今，既沒大跌，也未漲起，仍和買的時候相仿，若就這樣賣了，擔著偌大風火，不能掙起一個錢兒，還要吃虧利錢，未免自己對自己不住，故我把富國公司股本暫時挪用，將押出的棧單一贖回，你還對我說這一百箱寶貨，放在外面，終究是個禍胎，必須設法提回棧房，陸續銷毀，方能減卻痕跡。並說一百箱數目太大，若做一次提取，恐惹人生疑，故必須十箱八箱一提，銷毀既易，還不致動人疑心。這都是你教我的主意。我如法泡制，現在已毀了六十餘箱，所剩三十幾箱貨，大約一兩個月內，都可弄清楚了。在一椿上我已將公司款子用虧二十萬光景，還有從前股票上蝕去的十萬出頭銀子，我也用著公司名義轉的賬，一共虧空三十餘萬銀子。雖然賬簿上我已命他們一注注弔著存款，設或查賬的瞧出破綻，要我指出這一筆款子來，教我如何交得出呢？」

鳴乾聽了，一時回答不出什麼話，呆了半晌，始說：「我看查賬的未必至於那般認真罷，他們只消看賬簿上沒有錢就算數了，又何至一椿椿追根問底呢。」如海道：「這原是料不定的話，萬一認起真來，如何是好？況本年查賬員，舉的是施勵仁、詹樞世二人。他兩個你也曉得，是馬屁出身，精明不過，難保不想討好眾股東，萬一將各項賬據細細核對起來，如何瞞得過去，所以我想臨渴掘井，還不如未雨綢繆的好，倘被他們看出痕跡，再要彌補，可已來不及了，請你替我想想，究用什麼法兒，方能萬無一失。」

鳴乾雖然足智多謀，到底比不得曹子建七步成章，況三十餘萬銀子的大計劃，也不是一句話所能包括得盡的。此時見如海兩眼望著他，立逼他回答，不覺頸紅面赤，滿頭流汗，抓耳摸腮，好生窘迫。想了多時，說：「後來的事情，雖不能不從難處著想。不過據我看來，查賬員若換了別個，或者不出你之所料，要認真辦理。倘是施、詹兩位，我到可以估定他們，決不如你預料那般可怕的。為什麼呢？皆因你說他二人是馬屁出身。大凡拍馬屁的人，眼光都從近處看，沒一個有遠大眼力的。常言趨炎附勢，但他必待一個人既炎之後，有勢之時，方肯趨附，決不肯想像此人將來一定有炎有勢，趁他冷冰冰的時候，先去趨奉的。倘然如此，那倒變了善於鑿人的俊傑了。你現在手握公司全權，又是掛名頭的大股東，難道還不算最炎最熱的人物麼！其餘許多股東，日後雖論不定有幾個能得和你一般地位，但現在都還冷冰冰著，無權無勢。施勵仁、詹樞世二人，是何等人物，豈肯不趨奉你這個實有權勢之人，反來挑你眼兒，去討好這班有名無實的股東呢，那是決無之理。不過你東翁深謀遠慮，意欲防患未然，那卻不能不料此一著。但咄嗟間要弄這三十餘萬銀子抵頭，倒是一件很難的題目，倘使從前一百箱土還原封不動著，或者可以依著當初老套兒，調一調

頭，可惜現在已毀了六十餘箱，湊不起數，為之奈何。」

如海笑道：「果然你也想到這一條路上麼，若依這一路走，我倒有個法兒在此，先告訴你一句話，前天我在黃文蘭席面上，遇見伯宣，他對我拱拱手，說：恭喜，你老兄發財了。我倒不明白他什麼意思，他後來方對我說：你從前寄在我們棧房中的一百箱大土，你不是告訴我還是二千兩銀子一箱價錢的時候買進來的麼？現在大土，漲起三百塊錢一隻，每箱四十隻，共值一萬二千塊錢，你已提出不少，想必近來腰纏也格外充足了，怪道長得這般胖，真的應了古話心廣體胖咧，豈不可賀。我時倒沒料到他提起這句話，無言可以回答，只說錢雖賺幾個，可惜不是一個人的，我不過二十份中占得一份，大不了弄個一本三利，當初銀根兜不轉的時候，為著這牢什子，不知賠了多少腳步，算來還是得不償失呢。他當時很信我這句話，還說既然你們是公司性質，為什麼不帶我幾份，也好利益均霑，到如今我只好你們大家發財了。」

鳴乾不等他說完，即忙接口道：「如此說來，這三十幾箱土，已足夠三十萬銀子了。何不將他照數在公司中做了押款，到查賬時，就絲毫沒有痕跡了。」如海微笑道：「然則查過賬之後，這筆銀子仍舊要歸的，所謂拆了東牆去補西壁，到頭仍不免有一面落空，而且利息愈吃愈重，究竟算不得萬全之策。我的意思，卻預備一勞永逸，犯不著再弄這種懸虛哩。」鳴乾一聽，就明白如海存的是何宗旨，當即向他附耳說：「東翁莫非打算如此如此這般這般麼？」

如海聽了，拍手笑道：「杜先生果然不愧諸葛之才，被你一猜就著。公司中一切手續，有我調排，自無他慮，至於外間一切的預備，決不是你一個人所能辦得到的，至少須得弄個幫手，此人一要口頭謹慎，二要性格平穩，方不致毛躁誤事，多言走漏消息。我記得從前這裡有個合藥的出店，名喚王阿榮，在此已經多年，為人尚沉默寡言，臨事仔細，當初製造那一百箱大土之時，他也出幾分力，後來我曾送過他一百洋錢，酬勞他倒很知感激，近來已許久沒見他了，不知還在這裡不在？如在這裡，著他動手，倒很靠得住的。」鳴乾搖頭道：「若說別人，倒並未更動。單這阿榮，已不在這裡多時了。」如海驚道：「莫非他自己辭生意的嗎？」

鳴乾道：「說來話長，既不是他自己辭的，也不是我歇他的生意，皆因他自己替東翁辦了這件事之後，所謂草包沒有見識，以為主人看重他了不得，腦袋一天大似一天，有時竟連我的話，也不肯聽。外間眾朋友面前，更怨聲載道，沒一個人敢惹他一惹。賬房先生屢次告訴我，阿榮這廝太沒規矩，教我須給他一點兒警戒。我因他當初曾與聞秘密，況那件事的瓜葛尚未弄清，不敢歇他出去，恐他結毒於心，到外間將這件事的真相洩露於人，非同兒戲，只好熬著，看他撒野撒到那樣地位。也是他惡貫滿盈，飯緣盡了，東翁不是送過他一百元酬勞嗎？他嫌錢多壓腰，藏在身邊，很不耐煩，忽然要尋花問柳，到風月場中走走，不知在那裡染了一身瘡毒，發得滿頭滿臉，難以見人，不敢到此辦事，自己叫來的一個替工，乃是生手，做不來事，我便把那替工打發走了，另外用進一個人也並不去咨照阿榮。他倒很知趣的，瘡毒愈後，自己從沒到這裡來過一趟，彼此陰乾大吉，不意東翁現在又用得著他，但不知他曾否別處有生意，如尚閒散在家，倒可以招呼他來的，橫豎他不曾回絕我，我也沒辭歇他，況是我們倒轉頭去尋他的，他也未必至於搭架子，不肯前來，只愁他將來又要發老脾氣罷了。」

如海道：「這是小人慣態，十個之中，倒有八九個染著這般習氣的。我想眼前用了一次，日後多送他幾個錢，讓他回家享福去就是，也不必一定留他在此，你道如何？」鳴乾道：「東翁之言不錯，我決計找他來便了。無論他有了別處生意，也不妨加他薪工，挖他過來，橫豎他住的地方，就在城內我們開的紅木店附近，索性給他些面子，讓我自走一遭，喚他前來。」如海大喜，說：「這樣很好，那些棧單，現都在我家內，不曾帶來。少停進城之後，聽阿榮如何回答。不過你休將我們現在所預備的計劃告訴他，恐他知道，設或不答應，豈不將大事洩漏，故須等他來店之後，再同他商量，那時已含有命令性質，況內中有利可圖，諒他必無不答應之理。今兒不論他肯來不肯來，你務必給我回音，若不肯來，你也休得勉強。除了他未必無人，只消在店中另選一個就是，我今夜略有應酬，大約十一點鐘左右可以回家，你也趁這時候，到我家來回話，一面我將棧單交給你，這棧單上原都填著海記名字，你明兒送往官銀行，出幾個錢過戶費，改填鳴記或別種名字。因海記二字，人人都詳得出是我自己之物。過了戶，便可算我已經賣出，最好多用幾個名義。過戶之後，就照棧單向富國公司保險，不妨保貨存官銀行棧房，日後出貨到那裡，保險單也可改到那裡，這樣更不易露出痕跡，我也毫無嫌疑了。」鳴乾點頭稱妙，說：「東翁大才，果然處處處得周到。做伙計的自當依計而行，決不疏忽。」

如海微笑，又問店中出納如何？坐了一會方走，鳴乾受著主人的重托，當將別項心緒丟開，專心一意的研究這件事，怎樣佈置，如何下手。因此事關係如海的命脈，成則為王，敗則為寇，彷彿孤注一擲，下注的便是自己，怎敢不謹慎將事。原來如海同他計議的，並非別事，就打算將這毀剩的三十餘箱假大土，向富國公司保險三十萬，放火燒他娘，得了保險賠款，好抵他所欠的虧空。不過若一穿繃，可就了不得。不但如海沒有生路，便是杜某也不免連累吃外國官司。所以他半為東家，半為自己，不能不用足心思，將全力去對付他。暗想適才如海命我將三十餘箱土，提在藥棧，閉門放火，沒人瞧見，計較固好，但這藥房人人知是如海開的，富國公司又是他的總理，他雖將棧單上名字的嫌疑避開，不過貨既賣給了別人，又何以堆在自己棧內，這破綻豈不更大。最好另找一所棧房，方為上策。但專誠借了個棧房，不堆他貨，單堆那三十餘箱土，沒幾時便燒了取保險費，這又明明露出個縱火圖賠痕跡。必須堆放一兩個月再燒，方可掩人耳目。奈如海性急如火，況公司查賬為期已近，料他必不肯虛挨時日。若能堆在別家老棧房中最好，那怕今兒白天進棧，當夜失火，也不致有人動疑，但愁棧房門由別人管著，不容我們放火罷了。左思右想，沒個萬全之策。正為難間，鬥的記起一件事，不覺拍手大笑道：「我真是個呆漢，怎把現成的一個好題目忘了。」

看鍾上時候還早，即忙坐了包車，去見那寶善街鄔燕記土棧的老闆鄔燕貴。燕貴看鳴乾進來，面上老大不快活，說：「杜先生你又來了，我們還是老朋友，老主顧，你一向買我們空箱，我也沒討你大價錢，你不該回回尋我開心，我也是手頭尷尬，土上賺幾個錢，還不夠自己吸鴉片煙之用，因此想把這棧房生財裝修，頂給別人接開，彼此少吃虧些。那天我不過講給你聽聽，原沒一定要吃住你，托你覓人來盤我的店，你自己說有朋友正要開土棧，沒相當地方，你既要出盤，倒是很湊巧的事，讓我去問他要不要，改日再給你回音。我當你是誠實君子，說的話，自然是一一如一的，卻不道你暗下弄我開心。本來這裡房子是正月底到期，須在十天之前退租，我惜著從前付出的兩個月小租，還有那自來火，裝的時候價錢很貴，拆下來便沒用了。你既有朋友肯頂，我自然老等你的回音。誰知左等你不來，右等你不來。到城內寶店尋你時，又休息會你得著。房子也不敢退租，挨到現在，去月底已不滿十天，這裡房東是外國人，誰硬他得過，眼見得一個月房錢是貼定了，你杜先生能照應我們的固好，如不肯照應我們，也不犯著弄我們窮人開心了。」

鳴乾聽他嘮嘮叨叨，忍不住哈哈大笑道：「鄔老闆，休得一見面就埋怨別人，可知我今兒專為盤你土棧之事而來。我本打算早幾天就給你回音的，實因我天天忙得沒有工夫。你說曾到城內店中尋我，那邊我原不常前去。你若到藥房中來找我，我早給你回話了。人家一片熱心幫你的忙，你倒說我尋你開心。既如此，我就擔了這尋開心的罪名，頂了石臼做戲，不必再吃力不討好，惹你說一句作弄朋友，以後也不管你們的閒賬了。再會罷！」說時，裝作要走光景。燕貴急了，慌忙一把將鳴乾拖住，賠笑臉道：「杜先生休得生氣，是我窮昏了，說話沒有交待，請你當我放屁。不知前途房子究竟要不要？」鳴乾道：「自然要的。」燕貴大喜道：「多謝杜先生大力，但日子近了，不知他幾時預備搬進來，我們遲至月底，可一定要讓房子咧。」

鳴乾道：「讓房子隨你幾時都可使得，因我那朋友，他也不是想常開土棧，皆因有幾箱存貨，若托別人賣，好處不免都被別人得去，故想自己打店，賣完存貨，也就要歇手的。你們的生財，不是說也要盤進在內麼？我想問你租幾時，改日再還你，好不好？」燕貴想了一想，說：「生財租我的亦可，不過價錢至多照從前說的，打一個八折，再少可不行了。」鳴乾道：「從前你不是討價三百元麼？寶號中的桌子都已折了腿，賬箱也裂了縫，自鳴鐘沒有玻璃，自來火沒得紗罩，請問你倒底那幾件值二百四十塊錢呢？」燕貴被問，呆了一呆道：「二百四十元，本來不多。因我從前開店的時候，挖這裡房子，花了挖費四百元，小租兩個月房租

算，銀子一百四十兩，油漆六十餘元，裝自來火押櫃洋八十元，還有生財買了一百數十元，統共費九百開外洋錢。現在關店頂給你，只算三分之一，還打一個八折不便宜極了嗎！」

鳴乾大笑道：「你說的挖費小答，都是你當時急於開店賺錢，所以吃他們這樣的竹槓，至於我們卻是隨隨便便的，開也可以，不開也可以，若往別處租新房子，也未必願意花這些冤錢，這兩樁都不能算在數內，還有油漆，用至現在，已花花綠綠醜得不苦人目，你若肯刮了走，我還要謝謝你呢。自來火的管子都已彎曲，恐有漏氣，用你舊的，日後修理之費，大約比裝新的還貴。講到生財，你買新的雖花一百餘元，現在舊了，若換個收舊貨的來估價，只恐十塊錢也不肯買你的呢。你所說的幾樣，只有自來火押櫃還可十足算錢，其餘都不成問題。不過倒轉頭說，你我也是多年老朋友了，別人有錢開店自然不希罕幾個小費，你是預備關店的，究竟未免堪惱，我想叫他拿出一百塊錢，頂你的生財，日後不用了，仍歸你拿去。還有一層我的朋友，他是官場中人，最怕招搖，所以開了店，他也不願意出面，我看這樁生意，索性作成你了，仍舊借用你那鄔燕記的大名，便是店中朋友們，他原是暫局，故也不預備用什麼人，一概照舊，就你老闆，也要屈你暗下權做幾時伙計，我替你開三十塊錢薪奉，面子上仍做你的老闆，最好連伙計面前也不必講明，賬簿圖章，一應照舊，日用開銷，都向我算。有貨進棧，我派一個人看看棧房門就夠了。」

燕貴一聽，覺這種便宜交易，著實可以做得，心中不勝歡喜。他喜的還不止這三十元薪月，卻注意出納之賬，都歸他經管，這其間豈不大可揩油，說不定他那暫局收場，我這開新店的本錢，倒又賺出來了，此時不管什麼頂價多少，便一口應允。鳴乾亦頗歡喜，問他棧房何在？燕貴說：「就在後進。」

鳴乾命他引導同去觀看。燕貴如奉聖旨，慌忙丟下煙槍，拔上鞋皮，陪鳴乾穿過客堂，有個小天井堆著許多乾柴木炭引火之物，再進去便是棧房。鳴乾看這房子本造的兩埭進深，燕貴把後進改作棧房，窗檻都裝著鐵條，很為堅固，另有一扇鐵葉門，可以關鎖，現在可是空的，堆些破舊傢伙，糟蹋得不成模樣。上面也有自來火，地下倒是木板鋪的。鳴乾看罷，已有主見，隨對燕貴說：「我們一言為定，請你把棧房中的垃圾收拾乾淨，我們說不定明後日就有貨進棧了。」燕貴唯唯稱是。鳴乾要走，燕貴親送他到門口，拱拱手說：「杜先生，托你這一百塊頭，明天盡先付給我好不好？」鳴乾點點頭道：「明後日我自己帶來給你便了。」

話罷分手，鳴乾回轉藥房，盤算自己所辦之事，頗為順手，心中暗自得意。吃罷晚飯，想起還要進城尋訪阿榮，不敢停留，見包車夫還未吃飯，也不等他，即忙坐了黃包車進城。先到自己紅木店轉一轉，卸下馬褂，裝作散步模樣，踱往阿榮所住的一條弄內。弄中都是小戶人家，地下污穢不堪。此時將近正月底，天上並無月色，華界的電燈又都裝在大街之上，小弄內仍用舊式路燈，每盞須隔三五十個門面，煤油燈的光力，本來不足，兼之加油的路燈夫，還要揩油圖利，故弄得燈光如豆，遙望宛如鬼火一般，離地數尺已無光力，真所謂有燈之名，無燈之實，地下依然漆黑。鳴乾素未走慣，不知不覺，一雙新上腳的絨鞋，已濺了不少泥水，口中嘖嘖連聲。走到一家門口，門牌雖瞧不清，卻認得就是阿榮的住宅，兩扇門沉沉閉著，鳴乾就輕輕叩了兩下，裡面有個六十餘歲的老婦人，顛巍巍出來開門，見了鳴乾，頗覺納罕，心想這里門口內，從沒有如此闊客來過，貴人不履賤地，只恐有禍臨頭，嚇得口也不敢開了。鳴乾先問她阿榮可在家？那老婦人聽說，方知是找她兒子的，想起自己兒子在藥房中做出店，結交的自然都是闊人，自己怎的老糊塗忘了。心中想著，得意非凡，就眉開眼笑說道：「尊客裡面請坐，阿榮在家呢。」

鳴乾隨她走過一帶籬笆，方是客堂。只見裡面燈燭耀煌，正在上供，台上擺著三牲魚肉，正中供一隻單靠，上罩紅呢椅披，不安佛馬，卻放著一隻火油箱，橫頭貼一張紅紙，寫著數行字跡，看不真切，下首一人，頭戴麻冠，身穿麻衣，手執哭喪棒，彷彿初喪中孝子一般，俯伏在地，口中喃喃禱告一陣，叩了幾個頭，重又禱告，循環不已。鳴乾初疑此人是阿榮的同居，仔細一看，暗道奇哉，原來這穿麻的人，不是別個，就是阿榮自己。此時正當叩頭禱告，心思專注，沒提防有人找他，故鳴乾站在旁邊，他也未曾留意。倒是那老婦人見貴客久立，過意不去，叫聲：「阿榮，有位先生找你呢！」

阿榮聞喚，回轉頭見了鳴乾，頗出意外，不禁面漲通紅，十分羞愧，慌忙由地上爬起來，丟下哭喪棒，除掉麻冠，脫卻麻衣，掇條板凳，請鳴乾坐了，抱怨他娘道：「杜先生來了，你為甚不早些告訴我。」一面向鳴乾賠罪道：「對不起杜先生，我這裡地方小，兜身不轉，實在有屈之極。」鳴乾笑道：「不打緊，我是偶過這裡，想起你，特來望望你的。不知你府上正當有事，失禮之至。但今天是你除孝呢，還是追薦，為甚要穿麻衣？這不知遵著何處風氣？我卻從未見過。」阿榮嘆嗤一笑道：「杜先生，你不懂嗎？讓我停一刻送了佛，再告訴你罷。」

鳴乾聽得送佛，覺這問題又超出除孝之外了，心中更不明白，想上面供的火油箱上，貼著張紅紙，不知寫些什麼，讓我看一看，就明白的。當下站起身來，走到火油箱旁邊一看，見紅紙上寫著先父獵大王之靈柩，奉祀子阿榮謹叩，鳴乾不看還存著除孝追薦兩條念頭，這一看可更弄得莫名其妙了。回頭阿榮正掩著嘴在那裡笑。鳴乾忍耐不住，再問道：「你到底弄的什麼玄虛？火油箱裡藏著何物？怎和算他是靈柩呢？」阿榮對他慌忙搖手，教他不可多言。一面喚他娘快拿錫箔過來，我們送祖宗上天了，他娘聽說，跌跌統統的去拿錫箔。阿榮自己穿上麻衣，戴起麻冠，提著哭喪棒，恭恭敬敬，朝上叩一個頭，口中喃喃道：「貓爹爹，兒子今天禮奉你，以後一年四季，逢年過年，遇節過節，當你祖宗一般看待，決不翻悔，請爹爹在陰間大發靈感，逢時顯應，保佑兒子發了財，你爹爹也血食無虧。倘若兒子窮餓死了，你爹爹也要斷絕香火呢。」說罷，又邊叩了二十四個響頭方始起來。他娘已將錫箔紙錢拿來，倒在籬笆旁邊，阿榮燃著火，又將爐中殘香，丟在火上，朝外拜了四拜，吹熄蠟燭，始將麻衣脫去。鳴乾在旁看他這般舉動，已有幾分明白，料必阿榮沒生意，在家想發財想昏了，始有這迷信舉動，但不知為何，忽然要寄名給一隻死貓做兒子，不免令人難解。此時阿榮各事定當，自己對鳴乾說：「杜先生，你打花會懂不懂？」鳴乾道：「這名目我雖聽人說過，但內容卻不知道。據說一塊大洋本錢著了可得二十八塊錢利益呢。」